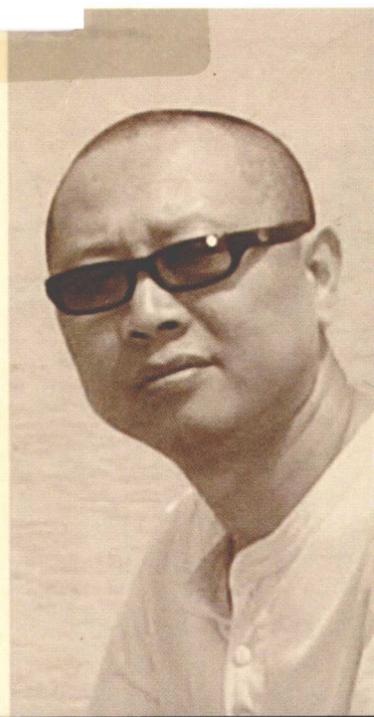


四|酷|文|坛|当
家|评|代|

摸是批评的方法，痒抑或痛，是被批评者的感觉。
说白了就是，搔到痒处了，还是搔到痛处了。
但愿被批评者，有种又痒又痛、痛了又痒的感觉。

李更·著

摸痒了，
还是摸痛了



赤练蛇文丛
Chilianshe Wencong

四|酷|文|当
家|评|坛|代

李更·著

摸痒了，
还是摸痛了

摸受挫背的方头，惊
走了，摸是，惊
惊，摸摸，惊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摸痒了，还是摸痛了 / 李更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3. 4

(赤练蛇文丛 / 韩石山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78 - 3873 - 3

I . ①摸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世界文学 - 文学评论 - 文集
②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 106 - 53 ② I 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9987 号

书 名：摸痒了，还是摸痛了

著 者：李 更

责任编辑：魏思思

助理编辑：韩玉峰

封面设计：张永文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·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：030012

电 话：0351 - 5628696 (营销部)

010 - 84450697 转 602 (北京中心发行部)

0351 - 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：0351 - 5628680 010 - 84929417

网 址：<http://www. bywy. com>

E - mail：bywycbs@163. com

承 印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mm × 1240mm 1/32

字 数：235 千字

印 张：9. 5

版 次：2013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378 - 3873 - 3

定 价：29. 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序：文坛岂可无此君

韩石山

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当代批评家的小丛书，已选了几位，让我再推荐一位，我推荐了李更先生。

与此公还是有点交情的。差不多 20 年前，湖北老作家李建纲先生来太原探亲，好像是他的一个弟弟在太原某工厂任职，顺便来寒舍看望，随行的有个年轻小伙子，坐定之后李先生说，此乃犬子也。看去愣愣的，跟李先生的儒雅相比，像个街头的小混混。出于礼貌，也问了两句，好像是什么大学毕业，眼下在珠海发展。问过也就撂过，没有放在心上。

多年之后，方发觉我实在是有眼无珠，怠慢了高人。

肯定是那次相识，给他留下了坏的印象，像是要故意羞辱我似的，隔上几年，就寄一本他的集子给我。前几天整理书房，归拢了一下，竟有五六本之多。想来还有没寄我的，合起来就更多了。

我所以推荐，并非因了交情，也不是因了出书之多。这年

头，是不能以出书多少论人的，得看是什么样的书，写的是什么，又是怎样地写。

准乎此，我要说，在当今文坛上，李更是一位独特的作家。

其独特之处在于，敢说真话，想到什么，觉得对的，就写了出来，既不在乎时势的禁忌，也不在乎他人的非议，我行我素，了无挂碍。

这样说，好像是个愣头青、猛张飞似的，真要这样，也就没什么可称道的了。他有他的操守，也有他的眼光，绝不装模作样——使出老虎的力气去扑兔子，或是什么也不扑，只装个扑的样子；也不人云亦云——将瞎子都能看见的东西再说上三遍，还要说这是什么独到的发现。这已成了当今批评界的常态。李更没这些本事。他的本事在于，总能在别人忽略的地方，或是看了装做没看见的地方，发现文坛的矫情与虚伪、社会的弊端与丑恶，质直地说了出来。

最让我佩服的是，在指出这些矫情与虚伪、弊端与丑恶时，总是指名道姓一语中的。不会说上多少好话，再来个可爱的小尾巴，说上一句看似批评，实则是另一种表扬的话，或是说上一句批评的话之后，再来上几句恭维的话作为找补。他批评什么人什么事，就是这个人这个事，判断依凭直觉，是非全在良知，不绕弯子，不拖泥带水。

这就要说到他的文笔了，真叫个爽快，真叫个过瘾。比如说易中天：“他出名以后的表现，越来越有余秋雨第二的感觉，不容许别人批评，连自己喜欢的文化人被人批评了也不行。”（《易中天越来越像余秋雨》）比如批评陈凯歌，一开头就说：“陈凯歌一向喜欢说大话，说了大话还不容许别人有其他意见，如果有，他就要骂人无耻。”（《谁活着谁就有话语权》）

看的过程中，有些地方，我也并不是完全同意。比如他对一位女作家出任某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非议，理由竟是，这位女作家

名气不大，而名气不大的判断则是“小的我孤陋寡闻，虽听说她的名字，却没看过她的作品，因为没有口碑的作品我是不看的”（《小的我也不答应》）。还有，他说陈凯歌、姜文、田壮壮等电影艺术家都是“著名的赔钱货”（《著名的赔钱货》），其中还提到我喜爱的电影艺术家贾樟柯，就觉得他说的有些过了。曾想，是不是把贾樟柯的名字抹去，又想还是不抹去的好。（李更让我在看的过程中，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可以删改。）

这就要说到，该怎样看待李更这样的作家，不是这一个，而是这一类。可以作个假设，如果文坛上没有这样的作家，是怎样一个情形？眼前是光亮了，耳根是清静了，只是，会不会有点单一、有点寂寞？这样一看，就知道该怎样对待了。几乎可以说，正是有这样的作家，我们的文学才像个文学，我们的文坛才像个文坛。

那就宽容些吧。

错了。

宽容，不管说得多好，究其实，还是一种不屑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欣赏，是敬重。

他为我们开了风气，他为我们带来了活力。甚至不妨说，文坛岂可无此君！

这里，我还要劝那些叫李更批评了的作家和艺术家，别心里有什么不快、有什么怨恨，更别学什么人，要告到法庭上，讨个说法。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做法。应当是，你批评我，是看得起我，这就对了。

末了，还想对集子的名字作点解释，《摸痒了，还是摸痛了》，初看，连我也觉得有点那个，细一想，对这本集子来说，也还贴切。摸是批评的方法，痒抑或痛，是被批评者的感觉。说白了就是，搔到痒处了，还是搔到痛处了。但愿被批评者，有种又痒又痛、痛了又痒的感觉。

2012年5月2日于潺湲室

目 录

韩寒、方舟子的文字怨	/1
读北岛散文的感想	/5
翻版	/7
不好互换的角色	/10
零打碎敲主义	/14
废物利用	/20
从书本到书本	/22
描红	/25
盲流的文学	/28
小说的尺度	/32
缺陷之美	/36
小仲马：私生的文学	/38
“闪光”与眼光	/42
标准中的文学	/45
文人与憋	/49

目
录

可读性 /51
深入什么生活 /54
天下文章一大改 /58
《2011 南方诗歌年鉴》序 /64
旁观也是一种职业 /66
萝卜的价值 /71
抄得好看 /75
一种酸涩 /77
诗人的自卑与无耻 /79
作协：破产？下岗？ /83
有感金庸加入中国作协 /90
小的我也不答应 /92
正常 /94
非意义的年代 /96
男人写诗就学坏 女人学坏就写诗 /99
诗歌杂志已沦为传销组织 /101
例外 /104
团结 /106
过期作废的新闻写作 /109
唐骏读博及其他 /112
尴尬的职称 /116
口碑不好的书商 /118
关于导演的创作年龄 /121
谁活着谁就有话语权 /123
著名的赔钱货 /125
相声是怎么死掉的 /127
背景：北京 /130

不是审美疲劳吧	/132
抢活人	/134
苦肉计	/137
现代锦衣卫	/141
群众性的自虐运动	/144
不是冷漠的问题	/146
骗子型人才	/148
集体虚荣症	/152
感恩	/154
科学家的课题费	/158
斯文扫地	/161
财产在岳父那里	/163
不要刻意放大社会	/165
鸵鸟式的否认	/167
关于成立“二基金”的说明	/169
北大的问题	/171
繁荣的贫困	/174
专家的待遇	/176
作为文学青年的时代	/178
文学的记忆	/201
杂文是一种探险	/206
关于读书	/209
盲从的阅读	/212
换“书”记	/214
超过王小波	/217
同流	/219
稿费	/222

嫉妒 /224
不要赚穷人的钱 /227
CBD /229
麻将经 /233
花边新闻 /235
纪念迟翁 /237
我认识的邝金鼻 /243
不求成功,但求独特 /247
文人不会做 /249
谁是下一个 /251
易中天快要变成余秋雨 /254
活着的诗歌 /257
关于朱湘 /262
路线斗争与个人恩怨 /269
诗歌编辑的自留地 /271
说到钱钟书,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立正 /273
想想托马斯 /278
李一的问题是杀富济贫 /280
历史的底片 /282
脸皮厚,可长寿 /284
名词解释——200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公众形态 /286

韩寒、方舟子的文字怨

说实话，我是真不愿意看到韩寒神话的破灭，这涉及一种精神取向。因为相对于郭敬明来说，韩寒完全有别于80后的自恋、虚伪、虚荣，他没有那么多准风月谈，他的写作既不是80后喜欢的下半身，也不是郭敬明之流专门给月经初潮的小女人写的臆想文字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他有为国民写作的担当。

在方舟子与之对掐之前，我只是感觉，新浪网好像对他是网开一面的，尽管他也曾经抱怨敏感词的问题，但是，他的大多数文章还是可以一路挂过去的。这在其他网络写手，是不可想象的。由此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他是不是卧底？是不是早就被招安了？是不是应邀继续扮演一个愤青而实际已经在小骂大帮忙了？

因为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，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。自从张艺谋进入大陆主流，曾经帮助他的几个国际电影节再没有让他入围。从钱的角度，张艺谋也知道小众和大众的区别。那么，韩寒同学虽然银根不会吃紧，而且有所谓赛车收入，可他毕竟不能

与郭敬明的收入相拼，所以走中间路线是当务之急。

本来，事情的起因几乎是一个玩笑，如果韩寒同学不去应招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但是，不知道是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，还是自己心虚，韩寒没有沉住气，应该说，他是中招了；中招以后的韩寒，居然一下子暴露了 80 后的一切毛病，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我想，方舟子当初也是一种玩笑的态度，如果韩寒没有小瘪三那样的失礼，方舟子的科学论证怎么也不会修理到韩寒头上。

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韩寒果然失态了，他应招的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充斥着韩寒式的错别字和病句。在这些文字里面，没有了韩寒以前的冷静、睿智和幽默，却是常常狗急跳墙、泼妇骂街、语无伦次。待到他团队的背景人物——一个娶了电视剧女演员的书商出来摆平的时候，场面已经失去控制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下，书商系河南人。

演员需要包装我们是知道的，作家需要包装我们是现在才知道的，能够被包装的作家好像不是太多。

包装以后是为了什么？书商应该不是慈善家，书商也是需要利益最大化的，否则他也娶不起需要物质享受的女演员。

特别说明一下，韩寒与方舟子这次春节前后的大戏，至少是直接为韩寒集体赚了大钱的，于他个人，广告是要多接一些的。如果不能猜测方舟子是和韩寒合伙，那么方舟子一不小心就替韩寒做了托儿。

河南书商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是阿庆嫂那样的“沉着冷静有胆量”，想把故事娓娓道来，尽量编辑得圆满。但是，他没有做到滴水不漏，而是撒了一地。常识告诉大家，水这东西，一旦落地，就谁也分不清脏还是清了。他可能自己也意识到越描越黑，所以警告团体、警告自己，赶紧刹车。因为这已经不是韩寒个人的事情了，这涉及一个庞大团队的吃饭问题，有许多人的利益在

里面，如果不好好解决，河南的同志恐怕要乞讨着回他的老家去了。

但是韩寒还是早放出风去，他要到法庭上去告方舟子，这个一向不承认衙门的同志，最后却选择了衙门来解决问题。

文化官司文坛打，这是历来的游戏规则，民国年间的中国文化人架打得厉害，互相慰问对手的祖宗是经常的事情，不过都没有听说什么告到官里去的。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严格说是最近20年，好像是韩少功带头，把北京大学一个教授告了一状，说那厮泄露了自己抄袭一事，于是热闹了几年，后果是韩少功的小说多卖了十几万本。就是这样，那年在三亚见面时，韩少功仍然承认自己的作品还是卖不过郭敬明，小四的少女拉拉队实在太可怕了。

韩寒可能想到了他的家门，有点和尚摸得，我如何摸不得的怨妇心态，于是有了第一个韩，就有了第二个韩，于是就不寒而栗了。

刚开始看方舟子的文字，认为这次方兄是不是老花眼了，随着他几万字的一一铺开，才明白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一定有个不成功的作家父亲。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韩寒实现了父亲的文学梦想。韩寒文字里面大量的苏俄文学痕迹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由此我们知道，标榜独唱团的韩寒仍然是一个合唱团的领唱而已；不同的是，别人的合唱团员工都在台面上，他的合唱团员工站在了大幕之后。

上海作家其实一直有集体创作的习惯，“文革”时期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长篇小说《虹南作战史》，就是集体创作的。现在去百度搜一下，这部小说还有两万多的条目。当然还有著名的石一歌的大批判文字，是十一个人的集体作品，十一人之中就有我们现在知道的余秋雨先生。幽默的是，当年的余秋雨曾“出于幽默”，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，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

“石一歌”的任何一篇、一段、一行文字，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，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“悬赏”期间内并无人回应。好像郭敬明去了上海以后，也是迷上了集体创作，你可以说他是抄袭，也可以说他是与人合作，这是不是受到当地人写作习惯的影响？

看看《独唱团》里面的文字，虽然署名不同，文风几乎一致，大有军民团结如一人效果。郭敬明的团队自然更是这样，郭是抄袭起家，他抄别人，别人也抄他，整个一个东风吹战鼓擂现在文坛上谁不抄谁啊。于是郭敬明成为中国作协师爷王蒙高调推荐的转世灵童。有一点现在就可以断定，卷入几十万网络写手的韩寒、方舟子的文字怨，是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。

读北岛散文的感想

当诗人雷平阳到处炫耀他的诗歌甚至他的书法时，他的光头老乡于坚笑了：雷平阳？他的诗歌只是属于云南，我的诗歌属于中国。

漂泊归来的诗人王家新听说了于坚同志的理论，也笑了，他用湖北丹江口的普通话说：我不是属于中国文学，我属于世界文学。

全国诗人们听了家新兄弟的结论，大笑了。

感觉优好，是中国这些诗人们的特点，就像许多抽烟的人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公然在公众场所吞云吐雾一样，他们活在自己的迷雾中。

我唯一佩服的就是诗人北岛，中国的诗人就他一人不装。我最近通读了他的几本散文随笔集，发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诗人，这个诗人在周游列国时一点也不愉快，虽然没有像当年的孔子那样被人撵得如燕子飞，却也经常困顿在赌场里掏不出钱来，人民币，美金，欧元，哪样才是我们诗人的货币啊？

其实，不仅中国的诗人不曾阔过，就是外国的诗人，也基本上生存在社会的边缘，靠慈善救济过日子。跑到国外的中国诗

人，在国内原本大多数是农民，或者像农民一样生活过，当然手头比较紧，以为洋人那里遍地黄金，于是都打着爱国的旗号纷纷出国。出去以后才发现，并无自己所想得那样简单。

好在吃饭不成问题，温饱之余，还要造点影响，隔三差五在哪里开个诗歌乐施会，美其名曰：诗歌朗诵会。然后找各种各样渠道发布到国内，如何盛大，如何豪华，如何辉煌以及本人如何受到与会者崇拜，回到国内纷纷以诗歌沙皇自居。

看了北岛的书才知道，其实那些所谓诗歌朗诵会很多是卡拉OK，自娱自乐的，甚至只有几个人酒喝高了叫几声，也对外宣传是什么什么朗诵会。这些朗诵会基本上是相互邀请，某在哪个学校搞了几文钱，就邀请自己的朋友到会；某也在哪里的基金会弄到报销的指标，于是投桃报李、礼尚往来一番。听众呢？有的是学生嘛，找一个老师就可以带一大群学生来充当听众，像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，中国人排着队去那里演出，不是别人邀请的，是自个出钱租柜台，连观众都是花钱买来的。如此自恋，仿佛小众，好像高雅得不行；而其实，却比奸商还要江湖，他们巴结官员的渴望甚过商人。

20 多年以前，本人还在湖北，美国最牛的诗人金斯伯格访问湖北作家协会，却原来只是个小个子、秃头、满嘴脏话的基佬。他有一点非常可爱，承认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穷困潦倒。除了骂骂政府骂骂里根，还有的就是嚎叫了。

美国的伟大诗人尚且如此，差不多就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北岛亦尚且如此，那么还有谁比他们更加牛的吗？

真混得好，回国做什么？支援祖国建设，还是和那些留守祖国的人民抢饭？这是皇帝新衣的问题。

混得不好其实也不要紧，中国还是你们的家，祖国人民随时给你们留了一口饭，只要你们不是回来充大爷。我们明白，丧家犬的日子不好过哇。

翻 版

在文坛上突然红起来的《马桥词典》，一下子被人指出是模仿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·帕维奇的《哈扎尔词典》。

对于自己能翻译的韩少功而言，领先于其他作家一步，而借鉴外来写法是不足为奇的。以韩氏为代表的业已瓦解的湘军写手一向有取人之长的特点，当年热闹一时的寻根文学即是跟从美国黑人寻根文学之后的；不同的是，人家直接查找原籍，湖南作家则是挖揭民族劣根性。

从批判现实主义角度上说，他们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的。

最早的《马桥词典》是无人问津的，因为有张颐武一干人马为他作了负面宣传，才有了以后的销售量，所以负面宣传是更加有效的宣传。

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北岛的《波动》首刊于武汉的《长江》丛刊，似乎为华语体裁发现了一种新格式，之后果然有汪浙成、温小珏的模仿之作《土壤》。后者因着顺入主流文学，曾获这奖那奖之类，《波动》则在作家圈里甚响。